



# 顧廷龍全集

## 文集卷 下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上海出版资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Funds

# 顧廷龍全集

文集卷  
下

上海辭書出版社

## 跋淳化秘閣法帖考正

張菊生丈出示所藏翁同龢評校、沈宗騫刻《王澐閣帖考正》，朱筆烜爛，行楷端凝，摩挲展頌，至可寶愛。首黏爲鰈硯廬主所題閣帖跋二通，以乾隆角花箋墨筆所書，其一乃易稿重書者。讀評校有「鼎謂」「鼎按」，知有姚鼎語。及檢《惜抱軒集》，果即法帖題跋三卷文也，其稍有不同處，想從姚批原本錄出入集時，容有更定。卷首黏跋，與此本無關，以類相從耳。鰈硯廬者，沈秉成仲復之室名也。翁氏《日記》丁亥六月廿八日云，訪仲復，遇諸塗，借伊所藏項氏閣帖十卷，伊不肯，付僕人親送來也，閣帖十卷完好，宋拓孤本也。古厚如宋儋書、鍾書，皆如篆籀，於此可悟古法。有王穉登跋。康熙中藏鄭氏，後人張未未家，未未題簽，楊又雲收得之，不知何由到吳門。仲復在蘇購得，真是稀世珍矣。

第九卷大令褚金帖較別本，字較密，末行祇有三字。翁氏書法當推近百年來神手，觀其行書氣韻，頗有古書家法度，蓋得力于閣帖爲多也。一九五〇年十月廿二日補記，龍。

## 宋代著錄金文集釋

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學至趙宋而始盛，經元明之衰歇，逮清乾嘉，雷塘荷屋乃相繼復興。至同光之際，鼎盛一時，或搜集當時各家所藏之墨本，或僅輯錄私人所藏之器物，簿籍著錄，晚又臻善。於是薄宋人之書，以爲不屑道，不知攷古、博古二圖摹寫形制，攷訂名物，其用力頗鉅，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無不畢記，後世著錄家當奉爲準則。至於攷釋文字，宋人亦有鑿空之功王國維說，攷史所載著金文之書至三十餘家，而南渡後諸家之書尚不盡與焉，不其盛歟？惜原本流傳無幾，翻本摹寫失真，而宋代金文遂尔消沉。容師希白有感於此，慨然有整理之志。既重編《宋代金文著錄表》，近又有宋代金文書籍述評之作。嘗謂龍曰：「宋代金文往往摹誤，各家錯出，宜加校正，俾宋金文得作一結束，則子可爲之。」龍既聞命，爰擬其校訂之方，曰：一爲校正文字。據靜庵所錄六百餘器，凡一器數經著錄者，則取各本參互校定，依最晰之本，重自手撫。如現在尚存拓片影本者，則據以撫入。如文字模糊，筆劃繆訛，則從其他金文結構之例，尋其致誤之迹，可以是正則正之，否則闕如；一爲厘訂名稱。宋人於器上所冠之名多未確，如敦彝之爲簋，簋之爲盨，匱之爲觥，希師重編著錄表已酌爲厘訂矣，今悉本之。倘復有可疑者，就師商正焉。凡經更名者，則於篇末備注各家之原稱。一爲彙集衆說。

各家攷釋甚多，散載不易檢讀，今芟取衆長，閑附己見，冀與達者共明之。以宋代著錄之金文，依《集釋》所得，彙錄成編，其例一如希師之《金文編》，聊備通檢云爾。此書如成，研究文字學者，於宋代金文可以取便矣。

## 沈子它段拓本題記

沈子它段，原爲廬江劉體智所藏，銘文一百四十九字，十三行，行十字或十一字或十二字或十三字不等。唐蘭、容庚均有釋文。郭沫若有釋文並作詳考，略云：通審全文，乃沈子於幽公時克蔑受封，因於封邑彌廟邵告其故考煬公。首語當以敢旻邵告朕吾考令爲句，言以所受之命告於其考。《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讀之，銘文大意可以略識，而單字之釋尚有可商。有字偏旁甚明，雖可以今體書之，而不能通其意。三家所釋不同者，有下列數字。

𠂔，唐、容釋「它」，柯昌泗釋「佗」，郭釋「也」。𠂔，容釋「𠂔」，郭釋「𠂔」，郭釋「𠂔」。𠂔，容、郭均釋「淵」。𠂔，唐釋「子乃」，容、郭釋「克尸」。𠂔，郭釋「頽」。𠂔，唐、容釋「𠂔」，郭釋「田𠂔」二字。𠂔，郭釋「狙」。𠂔，郭釋「柔」。𠂔，唐釋「日乙子（己）」，郭釋「是子」。今校其難識之字，三家所釋異同如此。

余謂𠂔釋「也」，未安，當釋「它」、「佗」。春秋時人以「它」爲名者甚多，如：大師賈佗、尹公佗、祝佗、涉佗、仲佗、季佗等，而於「佗」字下皆注「徒何反」或「徒河反」。「它」或作「佗」，或作「鮀」，可證。

「鵬」古「驩」字。《尚書·堯典》「放驩兜於崇山」，隸古定「驩」作「鵬」。唐寫本《尚書·

釋文《殘卷有「鵬，古驩字，呼端反」。今本《釋文》無。《鄭季宣殘碑》「虞放鵬……」，《書》「驩兜」，《古文尚書》作「鵬𠂔」。驩，《汗簡》鳥部引《古文尚書》亦作「驩兜」爲「鵬𠂔」。蓋驩、歡、驩等字古俱通用。《玉篇》云：「鵬，呼丸切。人面鳥喙。」《廣韻》作「鵬」，注同。《玉篇》又「鵬」字注云：「鵬兜，四凶名」。訛「鵬」爲「鵬」，因分兩字。《集韻》作「鵬」，亦作「鵬」，承《廣韻》之訛。注云：「鵬，通作鵬，今通作驩。」「鵬」本從「丹」。碑作「舟」，《廣韻》從「丹」，《集韻》從「月」，皆丹之訛變。隸偏旁「舟」、「丹」字皆作「月」，因形近致誤。「丹」或誤「月」，或誤「舟」。又或誤以「鳥」爲「曷」，蓋皆隸定轉展傳鈔形似而誤。

隸當釋「顧」，上從戶，下從𠂔，爲「佳」之省，當即「雇」字。《說文》云：「顧從頁，雇聲。雇爲從佳，戶聲。又本銘有「鳥」字兩見，作𠂔作𠂔，與𠂔異，從佳戶聲顯然不同，況右從頁，是爲「顧」字無疑。郭釋「類」，「類」下一字爲「裏」，郭並旁注「緬裏」二字。按釋「顧」似勝，回顧與緬裏意同。《尚書·顧命》鄭玄云：「迴首曰顧。」

𠂔，今作「格」，《師虎散》作𠂔，《庚嬴卣》作𠂔，三體石經《尚書·君奭》作𠂔，《廣韻》作格。《尚書·堯典》「帝曰格汝舜」；《大禹謨》「格汝禹」，《詩·大雅·抑》「神之格思」，皆訓至，訓來，音庚白反。按《說文》從「𠂔」之字或從「𠂔」，如「延」或從「𠂔」作「征」。「𠂔」或從「𠂔」作「徂」。「𠂔」或作「祉」，「返」或作「𠂔」，《春秋傳》「返」從「𠂔」，凡「𠂔」部之重文從「𠂔」者，如《雅》曰「古文從𠂔作𠂔」，後曰「古文後從𠂔作𠂔」。但觀《觚殷》器文𠂔，蓋文𠂔。又觀

《萬庚嬴卣》作,《函皇父簋》作。頗疑金文中「疋」與「彳」之分不甚嚴格,或一字而異者也。

今之青銅器研究者,從古器物學研究者有之,從史地學研究者有之,從古文字學研究者有之,而從異體演變與書法藝術研究者尚不多見。竊謂鐘鼎彝器爲紀錫賚之恩榮,故製作精良,書體亦由善書者寫樣,工刻者範製,以昭鄭重。是以前銘文實爲研究古代異體字演變與書法藝術之珍貴寶物材料。

許慎之《說文解字》,掇拾於秦火之餘,搜羅當時所存篆籀古文共得九千餘字,所據則爲漢代字書及戰國古文,而經過長期展轉傳鈔,字形幾經變化。繼由篆文隸定,往往又以字形相近者互相混淆,以異體演變之迹不可據以揭示,惟有從甲骨文、鐘鼎和竹木簡帛書等實物材料中尋其踪迹,糾補其謬缺。

就金文而言,其作字原甚嚴格,書人則按其藝術要求而加以增損,然此增損亦從當時社會風尚而來,故增損之中,自有其時代迹象之遺留,可供吾人之探求焉。如《杞伯鼎》電作;《杞伯殷》作,《邾伯鬲》作。又「寶」字,《寶殷》作,亦作,鼎文作,亦有省作者。《貉卣》「對揚」字,「對」省作,「揚」省作者。又如「善」字,《大克鼎》作,《克盥》作。又如《伊簋》之「無」作,《邾太宰鐘》之「福」作,《陳助簋》之「厘」作,均加,交覆深屋也。「宀」有諦慎寧靜之義,實安寧皆從「宀」。、、等字均加,蓋祈求家庭幸

福之意也。凡此皆鐘鼎文字書法之變化，其演變規律則有待于吾人深入之尋繹。

再就《沈子它殷》而言，其銘文書法，既有獨特之風格，又有獨見之字體。如「沈」字，第二、七、八、十一行作𠂔，第九行則作𠂔。一字筆畫，疏密不拘，如第一行第三行之「敢」作𠂔，第九行之「肇」作𠂔，第十三行「敦」作𠂔，皆佔兩字之地位。又如十三行之「𠂔」，他器作𠂔，三𠂔或並列，或上一𠂔，下二𠂔，此則上一𠂔下一𠂔，是爲別體。四行「𠂔」作𠂔，與七行「𠂔」作𠂔，寫法略異，如不與上一「𠂔」字相連，將認爲兩字。十三行𠂔，與《匜卣》之𠂔，《匜生壺》之𠂔，一則省心，實爲一字。凡此皆研求異體之演變與夫書法藝術之第一手材料，彌可珍貴。

許書以後，正書推行，六朝之異體字益夥，造像碑志更時可見。唐寫別體尤難勝數，如「木」旁與「才」旁不分，「彳」與「亻」不分，「匚」字之「乚」寫作「乚」，如「匣」作「迺」。「顛」寫成「顛」，由於以「頁」旁之第二筆，通一畫而下，與「真」字之頭相同，又將「頁」之末畫伸長，遂形成「顛」。傳至宋代，或以爲古字，竟以兩真寫作「顛」而爲「顛」之古文。尚有隨意移置邊旁，如唐寫佛經有二「𠂔」字，使人驟不能識，實爲「𠂔」之變體，非古字也。

四體文字各有其衆多之異體字。異體字者，或曰別體，或曰俗字，或曰佛教難字，若從各體分別搜集而總滙之，庶可明辨其孰爲隸古，孰爲沿誤，孰出意造，孰爲變體，詳察其演變之迹。此當爲研究文字學者之重要課題。余已老邁，有志難竟，是所望於來學。

附：沈子它殷原拓諸家題記

一九八九年二月，一良學長與余同應美國研究圖書館爲編輯中文善本書目召開國際顧問會議之邀請，遂於二十五日偕往華府。翌日，一良省其叔志輔先生，回寓云：丈年逾九旬而精神矍鑠，尚親筆墨，撰著不輟。良可企敬！又出示丈所贈《沈子它殷》拓本一軸，諸家題記滿幅，一良曰：題記諸公君皆奉手，宜加一跋，以志鴻雪。余欣然應命，一再展觀，往事如昨，既述蠡管之見，並作懷舊之思。

柯昌泗題：沈子它敦（隸書引首）辛未（一九三一）季夏，柯昌泗。

按昌泗字燕舲，山東膠縣人。鳳孫子。曾任輔仁大學講師，北京師範學院教授，察哈爾教育廳長。乃弟昌濟，號莼卿，余因牟潤孫君之介，曾得相識。「文革」後移居上海，應上海歷史研究所之聘。一九八五年夏曾往訪之，一別數十年。出示其研究古文字學之文稿盈尺。有研究生相助整理。

唐蘭釋文：

它曰梓頤首敢多邵告朕

吾考令乃鵬沈子作緬於周公

宗陟二公不敢不緬休同公克成

妥吾考曰于顯二令烏

庠佳考非父自先王先公

酉妹克依告□成工獻吾考

克罍子乃沈子甘鞅襄多公能福

烏庠乃沈子妹克蔑見獸

於公休沈子肇敷貯耆

乍絃毀用飢鄉己公用徂多公甘

乳哀乃沈子它佳福用水需合

用妥公唯壽它用襄歆我多弟

子我孫克又井敷野父酉日乙子

右銘凡一百四十九字，唐蘭。

按唐蘭字立庵，嘉興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畢業，歷任北京大學、輔仁大學教授，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擅詩古文詞，又於古文字學深有研究。撰著甚富。有《天壤閣甲骨文存》、《古文字學導論》、《中國文字學》，尤多創見。嘗爲我家所藏《宋紹定井闌題記拓本》題詞一首。

陸和九題：此河南新出土器，字多不可識，且不合蠟鑄法，殊可疑也。辛未七月沔陽陸和九觀後率志。

按和九久耳其名，未曾相識。著有《金石學講義》。

周季穆題：古彝器首重文字，形制及花鏤次之。至斑鏤之有無，不足爲器之輕重也。乃近年藏古者多護之如頭目，不敢稍拂拭，雖掩蔽字迹亦不願剔除，轉若斑鏤之可寶，有甚于文字也者，奇矣，予嘗百思不得其故。或曰，此學外國人也。若是，則今日誨人以不識古文字，故於掩字之鏤不之剔，苟一旦知文字可珍，起而研討，則操刀執帚去鏤務盡，亦意中事也，至時收藏家則將何如？吾知必有群焉效之，使字口光潔而不留餘澤矣。噫！自家學術不自求其是非，而以他人去取爲去取，可哂孰甚！志父弟携示此拓，見字爲鏤掩者四五處，氣沮心惡，感而記此，不自覺其言之激也。辛未九月下旬，季穆。

按周進字季木，一字季穆，爲一良之胞叔。富收藏，著有《居貞草堂所藏漢晉石影》。一九三二年由一良引往晉謁，出示所藏匋文拓本兩大厚冊，承慨予見假，置余案頭者數年。婦兄潘君博山（承厚）亦有簠齋藏匋拓本相借。因於一九三九年成《古匋文香錄》一書，高誼可感！丈所藏匋拓于一九四三年其婿孫君師白編印成書，曰《季木藏匋》，屬余序之，可謂匋拓之總滙矣。

容庚題：此器藏廬江劉氏，余嘗摩挲再四，色作水銀古，精美絕倫。和九以爲不合蠟製法而疑之，妄也。和九於故宮所藏散盤且致其疑，其他何論焉。立庵釋文有未當者，吾見於《商作父丁尊》，非「吾」字。吾考雖可通，然「朕吾」連讀則爲不詞。多當釋「丑」。「告刺成

工」，「刺」缺釋。「克」乃沈子克，誤釋爲「子」。「唯福用水」，「唯」缺「口」旁。卣當釋「懿」，末釋「日乙」，亦未確。季木以鏤掩四五處而氣沮心惡，然觀原器則字字清晰也。志父兄屬題，爲書所見，三兄見之，或許爲諍友乎？二十年十二月，容庚書于燕京大學燕東園。

按容庚字希白，別字頌齋，廣東東莞人。從王國維、羅振玉游，研究鐘鼎彝器款識之學，著《金文編》，名於時。後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嶺南大學、中山大學等校教授，著作甚富。有《商周彝器通考》、《寶蘊樓彝器圖錄》、《善齋彝器圖錄》、《頌齋吉金圖錄》等著，爲學者所重。余于一九三一年秋肄業燕京大學研究院習文字學，遂列門牆。假日嘗偕游琉璃廠，每往墨因簃，購求叢帖，時有所獲。一九三九年夏余回上海，先生旋回廣州。晚年有時作畫，嘗以墨筆山水一幀見贈，可珍也。一九七九年因事赴粵，晉謁函丈，曾兩飲於南園，至可感也。所輯《叢帖考》，後得同門馬國權君整理出版，頗便帖學之研究者。

商承祚題：廬江劉晦之先生藏甲骨文四萬餘版，三代彝器五百餘事，聲聞江南北，恨未得一見。今夏希白謀爲編印，過秣陵，邀余俱往，遂得盡窺所藏，寢饋其中者凡兼旬，生平一快事也。《矢尊》、《臣辰卣》銘字花文皆臻上乘，爲近年出土有數之品，屬氏編鐘十二尤爲瑰寶。《沈子它敦》蓋文字秀勁，花文精美，通體銀光，耀人眼目。陸氏以不合蠟鑄法爲疑，不知何所準也。氏又嘗謂文義不通者爲僞器，以今通古，古文不通乎？今文通乎？且宇宙之大，無奇不有，繩一以論其餘，其可哉？矯枉過正，此予之所以三太息者也。志父大兄以爲然否？商承祚。

按商承祚字錫永，別字契齋，番禺人。早歲即致力於甲骨文字，著有《殷虛文字類編》，名於時。先後任教於清華大學、金陵大學、中山大學。嘗主持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勤於著述，有《十二家吉金圖錄》、《殷契佚存》、《石刻篆文編》等行於世。嘗以橄欖核爲治小印，極精，余甚珍之。一九八七年冬，余有事廣州，訪於中山大學寓所，精神矍鑠，寫作不輟。年來書法好作秦篆，香港友人曾爲輯印成集。

周志輔題：今夏劉惠之姻丈來北平，余爲介容希白、商錫永、柯燕齡三兄於公，締金石交。時公携所藏古器圖錄於行篋，出以相示，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而西白兄尤稱賞此器，謂銘字多至百餘，古茂精美，爲嚮所希見。兄真正法眼藏哉。公旋以此拓本分寄諸人，余因什襲之，遍徵題識，聊結古歡。聞西白、錫永兩兄後曾偕至海上，得盡觀公所藏甲骨骨鼎彝之屬，流連至不忍歸，而燕齡及余皆未獲與，引爲憾事。他日有緣，當爭此眼福也。辛未長至，明泰謹識。

此軸中題字者皆當時名金石學家，以陸和九君爲年最長，餘則多在壯年。其軸外題簽者亦爲季木從兄，但鈐一印而未署名也。光陰荏苒，不覺已數十寒暑，人事幾經滄桑，欲求如昔日之閑情逸致，不可復得矣。八六丙寅新歲，至德周志輔再題于美京近郊寓廬，時年九十有一。

年來一良侄執教于北京大學史學系，寓居燕東園二十四號，最近詢知即係西白兄之故宅，不過當年爲一家獨有，而今則三家同住。觀此城郭是而人非，益感流光之如駛耳！丁卯孟夏，春夢老人再題。

按志輔丈名明泰，早年治史學，後寢饋于戲曲史。抗戰勝利後，叔弢丈偕志輔丈訪葉揆初先生於合衆圖書館，余始獲識兩丈。叔弢丈名暹，爲一良尊人，與揆初先生有姻世之誼。弢丈藏書精善，建國初，悉以捐獻北京圖書館，冀淑英君爲編《自莊嚴堪書錄》一冊問世。一九八〇年，《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成立，余奉命往天津，聘叔弢先生爲顧問，承示關於編目鑒別問題數事。一九四八年，志輔丈將所藏戲曲文獻移存合衆圖書館。建國後，合衆圖書館捐獻政府，更名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志輔丈亦即以寄存合衆之書全部捐獻。余既爲編印《幾禮居藏戲曲文獻目錄》一冊，其中以清末至民國初年京劇戲單，尤爲難得。深恐年久散佚，因付裝潢成冊，既利保存，又便閱覽。丈所著甚富，有《三國志系表》、《後漢縣邑省并表》、《道咸以來梨園繫年小錄》、《元明樂府套數舉略》、《讀曲類稿》等。

今年爲我姨丈錢存訓教授八旬雙慶，馬泰來先生等將編印論文集爲壽，徵文下逮，耄荒不敢辭。今年三月獲訪芝城，承錢丈伉儷優渥款接，銘感不能忘。邇來周一良先生以《沈子它殷》拓本屬題，研讀銘文，雜綴成篇，即以應徵，就正有道。金文多吉語，曰：「秉德恭純，佳丐萬年」，曰「用丐眉壽，黃耇吉康」；曰「用丐多福，眉壽無疆」；曰「用丐萬年眉壽，永命多福」，敬爲壽翁誦之，藉伸祝賀之忱。

一九八九年七月，顧廷龍謹志於北京之北苑，時年八十有六。

## 沈子它段跋

四十年代中，志輔世丈居滬濱時，曾數捧手，後丈以幾禮居所藏戲曲文獻捐贈歷史文獻圖書館，余嘗編印簡目一冊，忽忽四十餘年矣。一九八九年二月，一良學長與余同應美國東方圖書館之邀請，參加編纂中文善本書目會議，白髮同窗偕飛華府，亦佳話也。翌日，一良即晉謁丈起居，余因事未克偕往，爲悵。一良返寓，出示丈檢贈之沈子它段拓本一軸，題記滿幅，多吾師友之筆。是段字體精美，文長百餘字，稀見珍品也。或釋「它」，未安，當釋「它」、「佗」。春秋時人以「它」爲名者甚多，如太師賈佗、尹公佗、祝佗、涉佗、季佗等，而于「佗」字下皆注「徒何反」，或「徒河反」，它作佗，或作鮓，可證。今之青銅器研究者，從古器物學研究者有之，從古文、字學研究者有之，而從異體演變與書法藝術研究者尚不多見，竊謂銘文實研究文字演變及書法藝術之珍貴材料也。率書數語，即乞志輔丈與一良兄有以教之。

一九九一年九月顧廷龍識，時年八十有八。

## 釋克

《說文》：「𠂔，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古文作，亦作。其於製字之誼，竊有所未安，刻木之形，何有屋下屋外之分？如謂屋下所爲之事，則何事不在屋下，亦何字不可加以「𠂔」乎？古文，嚴可均曰：「疑出說續添。」嚴章福曰：「疑校者所加。」又古文，朱駿聲曰：「疑當爲之古文，許所謂刻木也。」其說甚是。刻木，當是古時成語。許氏誤以之重文移於克下，遂并刻木之說而移之，又以屋下加，而其辭益支。朱駿聲曰：「以肩任物曰克，物高於肩，故從高省，下象肩形」，不知上並非從高省，高作，與舍倉同义，克作，非從也。考之卜辭，克作（卷三第廿七葉），金文作（太保鼓），《說文》皮下曰：「剥取獸革者謂之皮，籀文皮。」今按金文皮作（叔皮父鼓），石鼓文作（借作彼），是金文與皆從，者，革之半。《說文》訛爲耳。王國維曰：「從又持，又持半革，故爲剥去獸革之名，籀文作，乃傳寫之誤。」據此，克從，亦即從革審矣。者，矢鏃也。𠂔爲矢中於革之形。《周禮·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鄭司農曰：「，鵠毛也，四尺曰，」謂之者，取名于，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左》莊十一年：「得曰克。」《爾雅·釋言》：「克，能也。」《穀梁》：「克者何？能也。何